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恭錄

聖祖仁皇帝御選古文淵鑑本集策論各篇

御評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指陳時事逐節條對透徹了當不冗不支

策論

雄詞博辨而有超逸之風縈紆飄發此是東坡獨絕

上神宗書

一書萬言意甚貫串而不失之複詞甚嚴厲而不過於激不獨經濟之裕抑

亦文章之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識解旣超則措語自然警動行文自然高卓至其疎宕俊邁之氣磅礴筆端眞奇才也

論治道

辨論飆起而一軌於正縱橫變動中極有斷制

正統論

詞省而該意堅而暢與歐陽論可以參觀

荀卿論

謂人性惡誠荀卿學術之偏此又推極言之理據精詳非苛論也

韓非論

道德刑名之利害所見明徹而詞筆亦沈鬱絕倫

晉侯論

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豈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論乃因留侯而發之耶

六一居士集敘

從韓愈說到歐陽語有確據文亦矜重不凡

潮州韓文公廟碑

氣概雄深光芒萬丈文之有關於世教者固振古如新也

恭錄

高宗純皇帝御選唐宋文醇本集書奏各篇

御評

擬進士對御試策

軾兩上書言新法不便不見省復擬進士對策上之以冀神宗之一悟考其

時軾官權開封府推官耳疎遠下僚非若兩制大臣與國同休戚而勤拳懇款無異陸贄爲內相時非其忠孝天性鬱於中而發作於外視民之疾若君已身之病療者而能然哉至若必敬天必從衆必法祖宗三言豈特爲宋神宗之良藥實萬古帝王之法語矣

議學校貢舉狀

按本傳熙寧四年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之軾上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政事得失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其後安石卒更定其制迄今六百年無復以詩賦取士矣朱子云詩賦却無害理經義大不便分明是侮聖人之言蓋學者說經志在獵取功名而非求通於詁訓以漫讕不可方物之語而托之經義故曰侮聖人之言也宋時其弊已是

如此夫欲山陬海澨皆知絃誦六經不以取士其道無由經義未始非善制然人之通經與否觀其詩賦豈不能知果是眞金則盤盂釵釧何者非金奚必尋求之礦沙礦沙亦有銅鐵不知者獲則取之矣軾議非謂經義不如詩賦蓋謂詩賦行之已久不必改用經義以得人之道全不在此耳古之取士自較後世精密然亦必廣收而器使以漸陶鑄而成其材若謂所取萬不失一則雖堯舜之世亦未必能之敷奏明試撻記候明書言之矣然共工驩兜之屬又何自來獨非堯舜所取之士耶聖人亦只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而已敎之不厭其詳而取之不嫌其廣誠學校明而風俗厚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自必蔚出不在貢舉之改法也軾議實爲至允

諫買浙燈狀

軾既以議學校貢舉事稱旨遂諫買燈以嘗上意復見納乃言新法不便狀

令考此篇可謂剴直無忌橫批逆鱗矣而神宗聽之如轉圜及論新法不便指斥安石則御史郎摭其推官職事按問旣不得纖芥過則使之危不自安求知外郡李定舒亶輩卽希風承旨誣以謗訕朝廷下獄論死歐陽修謂言人主過失易言權臣過失難豈不信哉

上神宗二書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所損者府庫如疴癢之在皮膚聚斂之臣實傷國命則膏肓之疾也王安石以堅愎敢爲之性有博聞强記周給敏捷之才用其前無千古後無萬年之意行忍鷙險擾逞天拂人之事收召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徒相與蚤作夜思力行不倦以成有宋一代聚斂之臣宋神宗一見奇之遂同魚水君臣勠力勵精圖治而卒至於大亂自古亂亡之國大都般樂怠敖意不在國與民而致土崩瓦解未有自朝至

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蘄躋世於三代之隆不得小治乃得大亂且甚禍以亡如神宗安石之奇者也大學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不恭莫甚於此不明則源之不清流千里而皆濁神宗天資英銳過人而未嘗學問人有言富國在節儉不在掊克者則曰豈有天子着得破皮鞾便能富國之理不知兩漢盛時百姓殷阜至於適千里不持糧豈非弋綈大練之所致歟夫六宮弋綈大練其所留餘幾何然百姓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意四海之內競以儉相高以奢相誚則弋綈大練之所留餘被四海矣使神宗果着得破皮鞵豈能不富國矣若天子收農夫之債息宰相奪販豎之奇贏至今爲笑哉新法既行司馬光力爭不得辭樞密副使不拜乞外乃出知永興軍到官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敢言不如蘇軾軾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被謫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遠

矣光所言軾上書指陳其失者即此二書也其後安石摭軾罪不得乃以詩句爲謗訕繫御史臺獄幾死矣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榷鹽洵非三代盛王之所有然自封建變爲郡縣則煮海之利無復限制末所競趨不有官吏統紀之易以爲亂却不得謂非王政也特與小民爭利則失政之甚者矣篇中所論鹽政眞瞭如觀火而爲民請命忠愛惻怛之意橫溢豪楮可爲仁人之言矣讀至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請茵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語眞如窮俞負醫使游其酏令人流涕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有宋三百年第一篇文字其云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奏捷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

破產鬻賣男女癬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百餘言直可上配六經特再錄之於文後以爲警心悚目之觀

代滕甫論西夏書

切中機宜雖老於行陣者不能道故知將相必讀書也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

此賦邇英殿進讀祖宗寶訓因而陳所事退而書其所奏以進本傳具識之其懇款肫誠可爲千古侍從臣法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俗吏之視國與民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於災荒則殆有甚焉越人之肥瘠無與秦事耳若災荒之聞於上則必逆料爲上所不喜且免租減賦則無可藉以剝民於已富貴兩有所損是不特秦越肥瘠直爲敵國盛衰矣是以壅蔽災荒未有不力者軾此書宛若圖畫矣欲知吏民之情狀不可不讀

論積欠狀

宋自青苗市易等法行民無不欠官物者一二十年間溥天之下莫不入於湯火矣觀軾此狀歷歷可覩可爲流涕王安石之罪信上通於天也古者農自農而商自商非惟正之供官府勿與交財賄焉子產之語載在春秋匪特立政之體宜爾也蓋市道必不可行於官與民夫細民之競利在錐刀之末類積微以成鉅非躬親往往乾沒令官一而民萬其必不可以躬親也明矣非胥徒是任其奚任出納既由胥徒則民之所靡十已七八而官之所入

尙無二三此必然之理也久之則皆成積欠既成積欠則官物虧損而民爲子孫之累唯胥徒不耕而獲之利永遠不荒耳是故管莊田地本留易在官無毀壞負累之於地而民已不勝其擾均非善政又況放債收息乎王安石推而行之徧天下宜乎爲太宗仁英百餘年休養生息之業一旦風卷煙湯沃雪也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免五穀關津之稅使商賈通而價自平不待救荒而荒自救其言可法也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駢儷之體而與古爲化者此文與韓愈代裴度讓官表爲甲觀矣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旨哉言乎爲君者知此不憂無臣爲臣者知此不憂無友

矣

恭錄

高宗純皇帝御選唐宋詩醇本集古今體詩

御評

荊州十首

俯仰陳跡懷古者所同悲壯慷慨則唐賢得意筆也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和韻詩峻拔瀏利如彈丸脫手大蘇所長

眞興寺閣

蒼蒼森森意到筆隨中間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十字奇警奪目可與老

杜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相匹敵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安惇初從軾遊末流乃與元祐諸賢爲難當時至有童謠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蓋大惇謂章惇小惇謂安惇也然則安惇乃正世之狂謀謬算者此詩知其他年名宦恐不免而始終以熟讀舊書爲箴規固早有以窺其微矣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謂恕借舊史以誅姦强即是軾借舊史以刺執政恕乃剛直者詩固不嫌明目張膽而道之至於恕歸而匡廬色喜言外有直道難容之歎匪直幸其無恙遄歸也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前首酉運知無益惜此須臾景即李陵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之意所作發端語覺悲愴切至更爲過之後首本是直抒胸臆讀之乃覺中心菀結之

至者此漢魏人絶調也

歐陽少師令賦所藏石屏

長句矯砢筆力如虬松盤屈眞可匹敵杜陵

泗州僧伽塔

至理奇文只是眼前景物口頭語透闢無礙是廣長舌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作已極登高望遠之勝故焦山作只寫見聞歌嘯之景彼以雄放稱奇此以閒寂入妙結處無田不退寧非貪則又爲前篇有田不歸如江水之句進一解矣

甘露寺

就[illegible]器物撫時懷古每事各爲段落而感慨深情別有規[illegible]矩[illegible]之

妙

游徑山

只是敘述徑山事奇文崛起紙上如有金碧照耀踰杜陵之高蹤掩渭南之

先路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此詩就亭中所列李顏二徐諸刻加之評論軾之書其源出於顏徐詩中細筋入骨如秋鷹及字外出力中藏稜二句非惟道古乃其自道書直以金針度與人矣

催試官考較戲作

寫月高朗寫潮雄奇鵾鵬組練二語可括枚乘七發觀濤一篇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職役之勞與夫妨農病民之實歷歷如繪所以指陳得失有國風小雅之遺其云羨長卿而愧淵明特託言耳

畫魚歌

時新法盛行故即短鉤畫水以爲喻所言此意豈復遺鰍鯢與一魚中刃百魚驚者似皆指新法之病民王呂張壞法亂制豈異拔渚蒲而亂藻荇哉其請罷條例司疏有云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正與詩意相同而其繪事如畫筆端有神雖寥寥短章讀其詞如有千百言在腕下

宿海會寺

自行路而宿自宿而天明直記敘一時事耳不聞人聲聞履聲寫幽寂之致颯颯紙上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一往平敘不復作沈鬱頓挫之勢後忽從山前見虎迹發出議論奇文蔚起匪夷所思

病中游祖塔院

不須矜才使氣興會所到後人自百摹不到筆底定有神力護持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建茶以比君子草茶以比小人君子和且正者也和故可愛正故不可慢小人體輕而性滯但有妖邪頑獷而已記曰其言明且清易曰其言曲而中詩兼有之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令節羈情孤燈遥夜所感愴者深而以温柔敦厚出之依依脈脈味以淡而彌長

虎邱寺

作虎邱詩者多是緣情綺靡若此詩則但見其幽折閒靜耳是非時會不同乃其命筆取材別開生徑觀前此白居易於東武邱有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沈之句於西武邱有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之句烏鵲黃鸝紅欄綠浪唐時已極繁華豔冶矣故知此詩是有意避喧力求岑寂也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豪放精悍全是規倣頌酒之篇

大風留金山兩日

明日顛風當斷渡七字即餘語也奇思得自天外軒騰飛雨寫風浪之景真能狀丹青所莫能狀末忽念及潙山道人不眠而聽粥鼓想其瀟灑擺脫眞有御風蓬萊汎彼無垠之妙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淡而能腴王韋後絕無僅有

聽賢師琴

聽穎師琴詩曲中疾徐之節聽賢師琴詩別傳離合之神兩詩足以並峙義海俗工譏韓毀蘇復齋漫錄直以不學斥之最堪破愚蒙

西齋

目見耳聞具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昔人稱淵明爲古閒淡之宗此則升堂入室矣

寄劉孝叔

始陳政令之弊繼悼饑饉之蘇而中以詔書惻怛吏能淺薄爲詞可謂立言有體後言已不能如孝叔之高蹈蓋其志在救時有未肯挂冠神武者特詩

中不可以顯言乃以雀鼠太倉故作斬謝故人之語溫厚和平與詩人之旨宛合一切譏誚躁妄之詞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送范景仁游洛中

景仁能累疏詆王安石致安石持其疏而手顫固是豪傑之士而通篇乃盛稱洛中之勝擧仙蹤神境以導之語値元微然正是詩人溫柔敦厚遺意

書韓幹牧馬圖

馬詩有杜甫諸作後人無從著筆矣千載獨有軾詩數篇能別出一奇於浣花之外骨幹氣象實相等埒

送曾元翰少卿知衛州

始述近事中敘舊游末段見綢繆毋爭語本指新法言之亦是元翰本事然却隱而不言但以作贈行者勸勉之詞氣味深厚如此而道山語錄乃謂坡

詩只是譏誚怒駡何耶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昌黎云不待彈劾還耕桑此詩云因君作詩先自劾賢者惟時深貪祿之恥所以政事多卓然可觀

司馬君實獨樂園

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二句以姓對字唐賢所未有然非無本也劉越石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詩云雖好相如達不學長卿慢正此詩所則傚其他史傳所載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之類尤不勝指數矣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二詩惟語語解慰乃益見別恨之深低回欲絕

初別子由

轍爲軾題像贊則云人曰吾兄我曰吾師軾此詩亦云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想見兄弟間自相師友極天倫之樂事也至於不見而恐放縱不自程旣見而使不善無由萌讀之令人凜然若無此數句而但有後幅敘述家常之詞卽與凡俗何異

河復

賦古事以證時事不更加論斷而於中間入題處提曰吾君仁聖如帝堯則知瓠子築宮有不足道矣更挽一筆云神功不用淇園竹以與前文相叫應其沈雄雅健要與瓠子二歌不同其音調而同其氣骨

韓幹馬十四匹

韓子畫記只是記體不可以入詩杜子觀畫馬圖詩只是詩體不可以當記

杜韓開其端蘇乃盡其極敘次歷落妙言奇趣觸緒橫生眞堪獨立千載

讀孟郊詩二首

郊詩佳處惟此言之親切前作孤芳水清四句道其體格風調纔乃比之食

小魚煮彭蜞聽寒蟲號者軾蓋直以韓豪自居也後作自云作孟郊語讀之

宛然郊詩如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二語非郊不能道觀銅斗歌全用其

語愛之深矣郊寒島瘦千古奉軾語爲定評顧島豈得與郊抗衡哉

起伏龍行

興而是龍致雨是虎首四句從虎說起更不說及雷雨次點出久旱次言龍

之神靈而以懷寶貪眠二句煞住突接赤龍白虎戰明日四句結盡全篇怪

怪奇奇不可方物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宋文鑑載有鮮于侁新堂夜坐詩云秋風動微涼天雨新霽後閑齋獨隱几明月在高柳新堂景色與此所言略同前一首卽次夜坐韻也

中秋月三首

首作雖以郊寒自況嘯歌裊回其風流則頡頏乎太白與次篇專爲懷轍而作三作雜述所思不避紛沓翻成錯落

百步洪二首

用譬喻入詩文是軾所長此篇摹寫急浪輕舟奇勢迭出筆力破餘地亦眞是險中得樂也後篇寬舒以養氣猶時見警策　疊韻愈出愈奇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古今無敵于此篇與前篇合看益見其才大而肆

送參寥師

取韓愈論高閑上人草書之旨而反其意以論詩正得詩法三昧者其後嚴羽遂專以禪喻詩至爲分別宗乘此篇早已爲之點出光明王士正嘗謂李杜如來禪蘇黃祖師禪不妄也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此時已無復生全之望而詞不怨懟獨戀戀於兄弟之間預結來生詩意極痛切深厚軾有惠政於浙末以朱邑秦嘗桐鄉自喻固自信不疑也

過淮

不必作坐愁行歎語但寫眺望景色而遷謫之感已足淒然言下

曉至巴口迎子由

元豐庚申五月轍來齊安故有迎之之作前半追憶在御史臺有授獄卒梁

成以遺之之作不勝其戚後半則因其將至而預期會晤之樂不勝其懽却以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二句於中作轉軸敏妙絕倫

與子由同遊寒谿西山

軾以詩獄謫黃州轍亦謫筠州監鹽酒稅相見宜不勝感愴者而詩云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詩人忠厚之旨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一結含蘊無窮彷彿少陵東閣官梅之作

寒食雨二首

二詩後作尤精絕結四句固是長歌之悲起四句乃先極荒涼之境移村落小景以作官居情況大可想矣後人乃欲將此四句裁作絕句以爭勝王韋是乃見山忘道也

魚蠻子

分明指新法病民出賦租者不如魚蠻之樂也忽又念及算舟車者筆下風生凜凜史記平準書述卜式之言以結全篇曰烹弘羊天乃雨不更益一字而意已顯此詩結云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亦不待明言其所以然可稱詩史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詞旨溫厚意味深長在集內近體詩中更上一層

初秋寄子由

五言轉韻能一氣旋折筆愈轉而情愈深味愈長此等詩他人不能爲在集中亦惟子由往復數章僅見之

開先漱玉亭

寫瀑布奇勢迭出曲盡其妙此巨靈開山手徐凝惡詩誠不足道耳

栖賢三峽橋

奇景以精理通之發爲高談結爲幽豔絡繹間起使人應接不暇

龍尾硯歌

前用解嘲後更諷以通人之論雄悠逸態奇嬌無前集中鳳味硯三銘各以遒鍊爲工不可無此作湯滴之氣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色斯舉矣語隱而不發前作更從未起時見其意之先以後作又於安翔徐徊處見其意之自得詩中畫畫中詩二難併矣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盤空硬語具體昌黎

贈眼醫王生彥若

一意翻騰發難送解險語奇詞絡繹并會令人可怖可喜亦其爲有韻之文

李之儀所謂極天地之變化者此種是也

送范純粹守慶州

舊德之思貢友之誼懃懃懇懇意餘於詞

次韻張昌言喜雨

寓諷於頌又援古爲說眞能以三百篇諫者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

比之於物則松也驥也擬之於人則嵇康也李邕也然而其身不見用其言

不見行而死則其宜矣明白道出那得不千古餘悲

獲鬼章二十韻

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諸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入圖像歡娛路載謠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問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戴囚車轣轆失主馬蕭條横拜如蹲犬胡裝倚衣貂理卿辭其服譯長舌初調褫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梟囊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强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鬼章之擒在元祐二年本集內奏議有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又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又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又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大旨欲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欽氊等合以討阿里骨

而約趙純忠然後許其請命自新而深以將驕卒惰後無以使為可慮此詩
先陳偏師獨克俘獲醜虜之功繼述請命乞憐之狀終稱放還不殺之德至
其歸宿乃曰羌情防報復則固後兩劉子意也曰軍勝忌矜驕則又前兩劉
子意也而又申言之曰慎重隴西將奇功勿再要其所以為緝治邊防整飭
驕慢計者剴切周詳誠一不二如此
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曰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
公主以弒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家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
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
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直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
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部吾又何求若其
不服則釁端自彼僭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

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事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宋史阿里骨傳曰董氈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每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修貢元祐元年封寧塞郡公二年遂遣鬼章使率衆拒洮州羌結藥密者使所部怯陵來告里骨執怯陵結藥密憐搞妻于南歸鬼章友使其子結呃齪入寇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聽招其子以自贖元祐三年里骨奉表謝罪詔西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鬼章死詔焚付其骨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此格乃禁臠所謂促句換韻者唐詩惟岑參有之後人遂以此爲岑嘉州體要其源固出於秦碑也是須適然得之不由作意令轉換承接不可增減方稱入妙此篇次韻自然又且奇氣勃鬱實較黃庭堅原唱爲更勝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一篇大旨起四句道盡預想歸田之樂說到曝背談金鑾津津有味

去杭州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蕪沒彫疎入地依然如故而俯仰已成今昔感愴何限軾自再至杭值水旱迭逢饑疫並作於是免上供米糶常平義倉作饘粥設病坊浚二河完六井去葑田築湖堤凡所惠養杭民者至周且備而蕪沒者使之通彫疎者令之起此其爲君子之用心不徒寄之感歎者也

聚星堂雪

賦雪者多以倏揚飄蕩取其韻致此獨用生劖之筆作硬盤之語擺脫常態匪徒以禁體物語標奇競勝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五言換韻體製最古而後人少效之者以其氣易斷而情韻反減耳此則纍纍然如貫珠清妙之音讀之百回不厭

郊祀慶成詩

自可頌非天德以下俱作箴規之語此所謂因事納規不藉揚厲鋪張以矜其華藻也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

謀初善後有無限經濟在中濟能不負此詩又以見其言必有中也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小雅無羊之詩宣王考牧也牛羊寢訛之狀牧人蓑笠之容俄焉而麾忽然而夢維魚維旐變幻莫測詩格之奇無踰於此矣不襲其詞而能得其意遙遙千古斯作之外誰其嗣音

蔡湖夾阻風五首

荒灣旅泊都爲得即事皆可喜讀此數詩足以開豁塵襟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結處云充水手者應是暗用何易於腰笏引舟事也

月華詩

亦是左傳象齒焚身莊子山木自寇之意說來警動倍覺氣象峥嶸

舟行至清遠峽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八句屬對律詩正格筆力積健爲雄韻頑杜老

浴日亭

前六句猶是滄滄凉凉之勢忽然驚鳥動一轉陡然而上筆勢奇絕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貶謫之地見如舊遊有終焉之志賢者固隨寓而安

新釀桂酒

桂酒頌作於釀成之後有云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此詩乃作於方釀之時故但以揚香餘辣爲言耳收拾小山藏社甕造語神奇

荔支歎

君不見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詩本爲荔支發歎忽說到茶又說到牡丹其胸中鬱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

直從瀑布發處寫到波平水靜與前佛跡巖詩別是一般境象游跡不同詩亦隨異可知絕唱高蹤不由強致而得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

離却白水別作虛空縹緲之想層巒疊嶂興會淋漓屈子遠遊之遺也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首作亢傲鮮妍揮毫卓犖次作以意貫串故敘事繁而思不隔不善學之不轉成點鬼簿耶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水天景色離合情懷極排解乃極沈痛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
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行荒遠僻陋之地作騎龍弄鳳之思一氣浩歌而出天風浪浪海山蒼蒼足
當司空圖豪放二字

次前韻寄子由

其胸次實爲天空海闊非是無聊解免之詞

儋耳

嶒崒雄姿經挫折而不稍損抑養浩然之氣於此見其心聲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高潤空明非實身有仙骨莫能有其隻字

次韻王鬱林

忠厚悱惻大雅遺音

滁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舒元輿序白一篇只辨形容擬議猶是日下孤燈使倆此詩乃能證出妙明心眞是照天照地

過嶺一首

視遷謫猶醉夢中知其胸中別有澄定者在

次韻江晦叔二首

沖襟內益見於文詞無不邃然入理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花落木榮不言人事而人事之變遷自見寄慨良深

贈詩僧道通

氣含疏宕祇是以諧語入詩遂成千古名論

次韻郭功甫二首

以謫官爲搏扶擬卑飛於厚祿偶露不平之鳴翻桉獨絕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森圻覆較

誥案公姓蘇氏諱軾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蘇老泉先生全集蘇氏族譜云蘇氏之先出於高陽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也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漢興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封平陵侯建生三子長曰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有味道者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為族譜蘇轍欒城集端明墓誌銘云世家眉山東坡全集蘇廷評行狀云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誥案老泉者公以稱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黃文可證時惟蘇氏子孫稱之後兩宋文人震於其名皆相沿稱道遂譌以為字舉目為蘇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茲在粵無嘉祐集偶得元明刊本而卷帙殘缺其名曰蘇老泉先生全集今姑承之稱老泉全集東坡全集稱本集詩集稱某註欒城集已首標其名矣後稱欒城集

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生王宗稷年譜云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議者以十二月為辛丑十九日為癸亥丙子癸亥水

向東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誥案〕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癸乘北垣丙辛眞化秉天地正氣不納濁流此其性剛多忤也至其文章經濟皆攄泄於乙卯之時然火土全失水木相維限入巳丙午丁未木雖發輝水爲損格大抵天之賦命其極致者多與元會盛衰合局要不出其範圍也年譜所載本不誤其施元之顧禧原註詩下之壬戌日癸卯時誤今刪年譜及施顧註本已首標其名矣後稱年譜施註

曾祖杲贈太子太保祖序贈太子太傅〔誥案〕三集蘇氏自味道之子家於眉山二百餘年至涇涇前皆不詳涇生釿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五子最少曰祐以才幹精敏見稱娶李氏其存歿與五代相終始祐生杲杲以孝友著於鄉人無親踈皆愛敬之娶宋氏事上謹御下甚嚴杲卒於太宗淳化五年卒享年五十一以曾孫轍登朝贈太子太保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杲生序字仲先生於太祖開寶六年娶史氏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姑甚嚴能得其歡心生三子先序十五年卒序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卒於仁宗慶歷七年享年七十五累贈職方員外郎以孫轍登朝贈太子太傅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公生序年六十三方在堂也

序三子長曰澹不仕次曰渙天聖二年進士仕至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誥案〕欒城集伯父墓表渙字公羣晚字文父生於宋眞宗咸平三年辛丑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授寶雞主簿移鳳州司法罷爲永康錄事參軍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公生渙年三十六正起爲士曹時也

季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贈太子太師晉贈司徒卽公父官師也〔誥案〕洵字明允生於眞宗祥符二年己酉除霸州文安縣主簿

編修禮書卒於英宗治平三年丙午年五十八贈光祿寺丞熙寧元豐中以公登朝累贈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元祐中以次子轍登朝贈太子太師又案公在元祐中未嘗乞遷其崇贈三代乃轍在政府恩例也傅藻紀年錄謂公與子由登朝贈三代者非是公於其父始稱編禮公後稱宮師今本案從其後稱曰宮師紀年錄已首標其名矣後稱紀年錄

母程氏大理寺丞文應女是爲成國

［誥案］公妣程氏熙寧元豐二次郊恩本集老泉焚黃文不載雜記稱武陽君後以公弟轍執政追封成國太夫人考欒城集建中靖國元年北歸祭墓尚承此稱至政和二年作墳院記稱先公司徒母蜀國太夫人

先是宮師游玉局觀遇青城像凡致禱者七識至是公生

老泉全集題張仙畫像云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肆中見一畫像云張仙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之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得軾性嗜書乃知眞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矣［誥案］此文公生於玉局而止於玉局非偶然也墓誌本傳年譜紀年錄年表皆失之今補載

既生而彭山童彭乃一州之望也

［誥案］眉之首縣爲彭山以彭籛居此得名亦稱彭老山餘詳卷四十五總案彭山復青條下

成國命任氏乳之

本集乳母任氏墓誌銘云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

宮師初不學及公生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言

老泉全集送石昌言使北引云昌言擧進士時吾始數歲以親戚故甚狎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厭昌言聞吾厭學察其意甚恨

景祐四年丁丑

公年二歲伯濬卒【諸案】老泉全集濬字希白有二子曰位曰佾據祭姪位文位亦有二子又案公墓誌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先君歿有遺言及當可蔭補以奏伯父之曾孫彭誌稱伯父太白卽濬其曾孫彭當卽位之孫也但宮師作希白而墓誌作太白不知何以異也寶元元年

戊寅公年三歲兄景先卒老泉全集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諸案】明道元年壬申宮師年二十四又五年爲景祐四年丁丑而希白卒又一年爲寶元元年戊寅而景先卒惟景先生年不詳據欒城集次韻子瞻詩云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一是景先之卒在幼齡也寶元二年己卯公年四歲二月二十日弟轍生成國命

楊氏保之本集保母楊氏墓誌銘云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隷蘇氏頹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康定元年庚辰

公年五歲宮師學成本集蘇廷評行狀云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既而果自發憤力學卒顯於世紀年錄云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有七始發憤讀皆六年而大究六經百家之書與史經臣及其弟沆爲友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毅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鶻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慷怛傍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譟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傍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諸案】史經臣字彥輔其弟沆字子凝眉山人宮師後與彥輔同舉制策皆報罷子凝登進士第宮師初與交正寶元康定間也此文四言三句一韻其原文前數行適脫四字漫不可讀屢復之始得其故本集亦多此體也餘詳後條張俞聞宮師賢亦訂交

焉本集張白雲詩跋云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王稱東都事畧云張俞字少愚益之郫人也少嗜書好為詩西戎犯邊上書陳攻取十策宰相呂夷簡曰魏元忠所上書不及也詔以為校書郎召俞赴闕俞不起乃上夷簡書夷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大臣屢薦凡六詔起之卒不起遂隱居青城山之白雲溪俞為人不妄愛慕性高情潛有超然遺俗之志語案東都事畧已首標其名矣後稱東都事畧

中都公移判閬州寫傳往視之留數月歸欒城集伯父墓表云以薦知鄢陵始至散蠹鹽吏不敢為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掠父老驚怖公陰督吏士數日盡獲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為立規約訟遂止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為之備民遂以安本集蘇廷評行狀云渙嘗為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為留數月見其父老賢士大夫聞人亦喜之語案本集稱伯父渙為中都公稱祖序為宮傳今皆從其稱張俞及中都公二條皆此數年中事也

慶歷二年壬午公年七歲語案自此年起入公本事矣至本案所書正文首以本集書奏制勅敘傳銘記詞賦題跋以年月日可考者為經而佐以老泉全集欒城集蘇過斜川集各史及兩宋紀載之與本集不背足以補助者皆立案引載其下餘如本傳墓誌及紀年錄年譜之時事相合者亦皆入載但一事數見語有詳畧不能分註出處惟單見之事註明其有各說互異及與本集不合者皆辨定從其是者註明某誤閒有時事小誤本案已有確考毋庸置議者畧去以省繁蕪其本集諸文有事可紀而年月不詳者則以人以地類載或以時附見各年各案之末以上皆本案書事

之例畧也至各卷詩題有年月可考者亦皆立案或有不皆可考而諸題情事聯屬相去不遠者亦類載可考之後詩有時地可考而前註原編改編補編有誤及後註沿譌前註或各持兩端者原編不誤而改編反誤改編未誤而後註苛駁致詩無歸宿者均引確證照新編立案並引原註駁正詩非紀游紀程及不能盡載者詩仍原編案內不載以上皆本案書詩之例畧也今自公生於仁宗景祐三年薨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凡六十六年事滙萃羣書刪蕪補要兼用史家諸例創為總案都為一篇分為四十五案以弁四十五卷編年詩之首俾知此年之出處進退是非得失以求此年之詩庶有助焉斜川集已首標其名矣後稱斜川集

公始知讀書聞天下有歐陽修者如古孟軻韓愈而與梅堯臣游漸能通其文辭本集上梅直講書云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朱尼為誦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一闋公即記首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蓋洞仙歌令也**謹案此公七歲時事時朱尼年九十餘矣又四十年足成此詞載遇朱尼事於詞敘詳卷二十一總案末

慶曆三年癸未公年八歲**始入小學以天慶觀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易簡獨稱公與陳太初**本集衆妙堂記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又記陳太初尸解事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

罰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
益進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謹案】公後遷黃而太初成道在海
南始記其事詳卷
四十二總案中
李伯祥曰此郎君貴人也本集題李伯祥詩云眉山殺道
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
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
也余幼時嘗見而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三月仁宗易號補郎
相有自宗師來者以石介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公從傍竊觀能誦習之鄉
先生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自是想見其爲人東都事畧云石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
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仁宗
奮然思欲振起威德寀相呂夷簡以疾罷歸鄭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晏殊
爲相賈昌朝參知政事用杜衍爲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樞密副使王素
歐陽修余靖蔡襄同時爲諫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曰此盛德事
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其詞曰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
興聾開闔闔躬攬英才手鋤姦蘖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妖怪藏滅
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戚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
賴輔弼汝得象殊惇重微密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論政經術汝貳
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危言𢦏業爲予司諫正予門
闕爲予京兆堲於讒說賊叛於夏汝往式遏寒暑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
忠力僅竭契丹忘義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觀
弼之心煉金鍛鐵寵名大官弼辭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賴予民無

瘵札日衍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率履不越遂長樞府兵政毋曆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讜讜言論磥砢忠誠特達萬里歸來剛氣不折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箴予之失剛守粹慤尚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衆賢之進如茅斯拔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在位二十二年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退姦進賢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千萬年詩出孫復謂曰子禍始於此矣夏竦見而銜之介在太學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介始拜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既卒夏竦欲以奇禍中傷富弼指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仁宗察其誣得不發

慶曆五年乙酉 公年十歲

宮師歐陽修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令公擬作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句宮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謹案年譜東坡十歲老蘇令擬之其後公以龍圖閣學士再出爲潁州作謝賜對衣金帶馬表始用此聯云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宮師官於四方自蜀還下荊渚將遊京師 老泉全集憶山送人詩云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有路不容足左股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顫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揭來游荊渚談笑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灘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水行

月餘日泊舟自征鞍爛熳走塵土耳猶目眇昏中路逆漢水㵎流愛清淵道逢塵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誥案】公嘗云先君未爲時所知旅遊萬里舍者嘗爭席正其時也。公乃謁張易簡歸成國親授以書嘗讀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成國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成國喜曰吾有子矣慶歷六年丙戌公十一年僦居紗縠行宅公讀書於南軒本集夢南軒記云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紗縠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檻前花木叢茂衆鳥巢其上馴擾翔集閭里異之本集記先夫人不殘鳥雀云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俛而窺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有甕覆以烏版成國以土塞之甕有聲逾年而止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事云先夫人僦居於眉之紗縠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一甕覆以烏木版夫人命以土塞之甕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而已人以爲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誥案】公幼居紗縠行宅初不知始於何時及考此文有先案

夫人僦居之語乃知在宮師游學四方之後也明年宮師歸始改南軒為來風軒今據此定作慶歷六年事

慶歷七年丁亥公年十二

宮師與史經臣同舉制策本集記史經臣兄弟云先友史經臣字彥輔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

中都公自閬州解還遇於都門賦詩送宮師下第歸蜀有人稱野店休安枕路入蠶叢跨驢句遂自嵩洛之廬山游東西二林過圓通寺訪訥老留連久之與雷簡夫訂交九江謹案游嵩洛匡廬二事詳本卷總案雷簡夫陳景同條下又宮師憶山送人詩有歸後十年不出之語自嘉祐元年丙申再出逆數慶歷七年丁亥正十年也欒城集贈景福順長老詩敘云轍幼侍先君聞嘗游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留連久之元豐五年以謫居高安景福順公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逮與先君游今三十六年矣茲以元豐五年壬戌逆數三十六年亦為慶歷丁亥其以是年至廬山審矣

因南游虔州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彼憁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游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於虔

五月十一日宮傅卒於家年七十五本集蘇廷評行狀云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五數千首又與曾子固書云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

宮師至虔遇隱君子鍾棐同游焉

祖巖入天竺寺觀白居易題牘宮師素不飲裴設醴焉水樂洞子瞻哀詞云崆峒摩天章貢激石
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黠斷而其君子
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不示於德淵自潔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
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遐如金未鎔木未繩
璽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予不飲我醴甚甘醲此獨覽概江
山扣歷泉石步峯碉先君北歸君老於虔望南州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基木
幄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蕪心隕涕涙是身虛空俯仰
變滅過電雹何以寫哀追頌德人詔後覺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東坡鍾子翼
哀詞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楊倞荀子成相篇註云漢藝文志謂之成
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詁案公年始十二宮師自虔州歸爲公言鍾棐從游
事後越五十四年自海外還至虔州訪得棐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爲
作此詞餘詳卷四十五總案
遇史經臣於臨江送其弟流赴獄八月聞訃遂還老泉全集祭史彥輔
文云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於虔子時亦來止於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
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子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
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
無自殘詁案時史流登第後官於臨江其何事獲咎即不可考也
中都公
次京師方監裁造務亦罷歸欒城集伯父墓表云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職方君沒
公弟轍時九齡矣字
子由一字同叔因並學於宮師詁案本集詩題體例不一亦是一病其中以一人而或稱姓名或稱姓字或稱官或稱職

或稱行者固不同矣至於有姓無名有字無姓及僅稱字與官而無姓姓與官而無名或稱某君某大夫某同年某秀才者不可勝計除各註節次考出之人固已不少而前註稱未詳者誥復補註多人如卷十五送仲達少卿今考其姓為江卷十六送胡祿今考其名為公達之類是也王誥所引齊賢文類中似此不全稱謂亦多今又考定其半然未詳者尚不乏也本案書法自當專列姓名其有官者并為書之今以不可書一故書法無一定之例惟取常見姓名之太紛亂者稍整齊之不致如邱明之陋而已題中子由尤多書法既不畫一以後惟稱子由此則從其親也其有數姓名中入一子由者亦不以為異茲并及之後不更載

復請益於中都公告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游者舉然不然輒為鄉所擯故當時學者雖寡而不聞過行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受教誥案欒城集伯父墓表云轍生九年始識公於鄉蓋中都公以父憂歸也以上皆墓表語宮師既名兩公復作名二子說勉之老泉全集名二子說云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誥案讀此文始知辨姦論驗於十載之前不是偶然之事以視天津橋聞杜鵑語出於南宋邵氏聞見錄者為不同也

改南軒爲來風軒公於後圃得異石温瑩淺碧扣之鏗然琢爲硯宫師曰此文字之祥也本集天石硯銘敘云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命作夏侯太初論公論曰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宫師亟賞之譜案年譜載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此數語今考此數語公用於黠鼠賦及顏樂亭詩敘中年譜載此條於宫師出游之前非是今改載於游歸之後

慶曆八年戊子公年十三二月葬宫傅於眉山安道里先塋之側三月芝生墓木鄉人異焉本集蘇廷評行狀云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欒城集伯父墓表云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於墓木鄉人異焉

公及子由家勤國定國安國同游學於西社劉巨欒城集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詩云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在喜君游宦亦天倫自註云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又送家定國朝奉西歸詩云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退翁聯科第俯仰三十齡仕宦守鄉國出入奉家庭譜案家勤國字漢公定國字退翁安國字復禮史稱勤

國及其弟安國定國皆從劉巨游與二蘇爲同門友勤國之子愿由廣文館登第對策惟以守元祐九年所行爲言蘇轍驚喜曰故人子能不爲少年進取計他日必當以直道顯南渡知閒州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筵理宗宣取所上疏讀之改容嘉歎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劉巨即西社劉微之也定國與公同年安國亦仕勤國未仕則其子耀起南渡末有家銘翁者知樞密院不肯簽名降元頗著節義亦其後也玆以兩集所載不詳諸註亦無考其事者特具論之又子由送安國第二詩云白首相逢四十年其詩作於元祐二年丁卯推至慶歷八年戊子正四十年也時公年十三矣因載於此

與程建用楊堯咨子由會學舍中作大雨聯句詩

本集記里舍聯句言云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云夏雨淒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詩案欒城集送程建用宣德西歸詩意及自註考之蓋是時建用同巷秘居東西相望艱難奉母成國知其賢嘗決其非貧賤人迨成國沒者三十年建用始以考課得秩西歸遂其祿養時程母年七十五猶倚閭也楊堯咨無考楊爲眉之望族中都公卽娶於楊者也宮師又有祭叔母楊氏文其世爲婚因可知諸楊之可考者詳卷二總案此條以子由聯句論之要不出十齡作也

皇祐三年辛卯公年十六**中都公爲祥符令**欒城集伯父墓表云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利畏公託疾而引其子爲代公不可宗素事權貴訴於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

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約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耕侍令者約以公對上冊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犒命有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歎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

宮師訪吳中復於犍爲 老泉憶山送人詩云吳君潁川秀六載爲蜀官簿書苦爲累天四罷樊又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詩云十年嘗作犍爲令東都事署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知犍爲縣通判潭州爲殿中侍御史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中復爲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誥案以宮師全作考其先後時中復正在犍爲也

皇祐四年壬辰 公年十七 **公與劉仲達始往來於眉山** 年譜滿庭芳詞敘云予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誥案本集詞下不載此敘惟引楊元素本事曲集云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眉山後相逢於泗上久謂郡中游南山話舊而作又案詞有三十三年漂流江海及流年盡窮途相守船尾凍相銜句乃元豐七年甲子十二月乞常王泗州作詳見卷二十四總案由是年逆數三十三年爲皇祐四年壬辰正公年十七時也馮應榴合註引子由城西社下老劉君詩及自註微之先生門人語載入年譜劉仲達下牽泥爲一人非是微之有師道仲達僅年相若之友也讀滿庭芳原詞以合子由詩二劉自別施註亦以老劉君爲劉微之不云劉巨字微之乃其失考耳合註已首標其名矣後稱合註

皇祐五年癸巳 公年十八 **宮師與其壻程之才絕成國之姪也**

作族譜亭記及自尤詩 老泉全集極樂院六菩薩記云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又蘇氏族譜亭記云鄉人有爲

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彼獨何修而得此哉乃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老者顧其少者而歎曰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爲不義者起於某人某人者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族焉逐其兄之遺孤而骨肉之恩薄取其先人之資田而孝弟之行缺以其妾加妻而嫡庶之別混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瀆財不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其輿馬赫奕足以蕩惑里巷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周密齊東野語云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誥案〕成國之祖爲程仁霸攝錄參軍與眉山尉爭冤獄坐逸囚歸有隱德年九十仁霸之子曰文應始貴顯官大理丞文應之子曰濬即某人也濬之子曰之才字正輔是爲成國之姪又壻也又有之問者不仕之邵字懿叔之元字德孺與正輔並貴爲監司皆公中表兄弟其怨隙之事雖由於其父濬而正輔亦傾險數十年中兩公與懿叔德孺中表如故而正輔則絕不聞問其有官師治命可知後正輔在嶺南與公釋憾公報書云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此書作於紹聖二年乙亥由是年逆數四十二年是爲至和元年甲午以合六菩薩記丁亥歲後又六年失女之說考之事在皇祐五年癸巳而討其不相從之歲正四十二年也其自尤詩老泉全集不載

至和元年甲午

公年十九是年三月太史言四月朔日當食上避正殿改元

通義君來歸鄉貢進士王方女也〔誥案〕通義

君名弗眉之青神人年十六歸於公事公十有二年卒於京師本集亦稱崇
德君據老泉焚黃文熙寧元豐累有恩例當爲是時追封公墓誌爲通義君
今從墓誌九月蜀訛言有變警有司不知應變民大驚擾詔以禮部侍郎張方平
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十一月至境撤兵罷役以靜鎮之至和二年乙未公年
二十正月十五日循例放燈已而得始謀者斬之事定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以公爲禮部侍郎知
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
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儂智高在南詔欲來
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
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
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
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
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
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
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
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諸案狄青敗儂智
高遁入大理國乃皇祐五年癸巳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收殘衆將復入
寇掩擒檻送當在至和元年甲午及智高爲大理所殺始誅其母弟二子則
二年乙未六月事也蜀之風鶴適
當智高遁去阿儂圖變之時耳宮師至成都以尺書上之方平與論古今

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觀所爲權書洪範論審勢審敵審備諸篇猶

本集張文定公墓誌銘云

以一槩之曰此王國之珍也因薦於朝使代成都學官黃柬

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
得出入門下又祭張文定公文云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嶷岷
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槩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
未冠紳得交於公先子是因又欒城集爲方平請謚文定祭告文云轍之方
冠公守西蜀時㝷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於棘茨
誥案薦爲學官事詳後雷簡夫書中其權書諸篇並載老泉全集文繁不錄

命不下至雅州謁雷簡夫

老泉全集憶山送人詩云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來與識面復見山鬱盤誥案慶歷丁亥宮師游廬山謁簡夫越九年重見雅州

簡夫作張方平書以堅之因復還成都

邵博聞見後錄云眉山老蘇先生里
居未爲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爲雅州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
三公自太簡始知先生㝷官雅州得太簡薦先生書太簡長安人以遺方命
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上張文定書云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
如洪範論眞王佐才也史論眞良史才也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
令人欲麋珠蘢芝躬執匕箸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但怪
其不以所業投於明公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
柬爲郡學官簡夫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祇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祇
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靳

之不特遠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於塗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於再至於三使得其請而後已庶爲洵進用之權也【附案】聞見後錄一書自周必大之流多已議其失實而查註所引之陳公弼事尤爲荒謬然博於雅州得此三書則不可謂其非也雷太簡固當時之錚錚者令細讀此三書太簡與此三公之分位淺深分寸及所以薦之之故皆極精當使非太簡自爲之不可到也又如張方平既已薦之則云年將五十韓歐猶未知之則云年逾四十凡此具有斟酌若出後人僞託不知理會此也其後太簡在京且以召命相聞老泉全集有答太簡書可據則此三書信不誣矣餘詳後條

公作正統三論時公爲文獨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有論著而折衷於賈誼陸贄之論議務取實用不爲空言【附案】公所爲文據本集有易論書論詩論禮論春秋論中庸三論伊尹論周公論子思論孟軻論宋襄公論秦始論漢高論管仲論孫武論樂毅論荀卿論韓非論晉侯論賈誼論鼂錯論霍光論揚雄論士燮論諸葛亮論曹操論韓愈論思治論正統論續朋黨論及論武王論魯隱公論孔子論管仲論范蠡伍胥大夫種論商鞅論始皇漢宣李斯論項羽范增論周東遷論封建餘如經義經解策別策畧策斷諸作繁不勝載惟正統論自註至和二年作餘皆少作爲多而不詳蓋當時舉業類若此也公作此類文時郡縣立學未備而學官亦未全設雖顏孟二子不列祀典天子見孔子揖不跪拜也紀昀曉嵐氏不讀全集故見題周公廟詩而駭怪以爲非是其所見乃管窺井測耳然能讀目錄

於論世知人亦有助云

因以所業謁方平方平一見以國士待之 本集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

游大慈寺中和勝相院觀唐僖宗及其從官像訪惟度惟簡 度能言唐末五代事簡則公族兄也學佛齊衆為時所稱云 本集勝相院經藏記云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又中和勝相院記云吾昔者始游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游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學佛齊衆謹嚴如官府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又寶月大師塔銘云寶月大師惟簡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為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博學通古今落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蓄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 誥案 惟簡化於紹聖二年乙亥年八十四計是年公初與交簡年四十三矣惟度塔銘作惟慶疑有刊誤

得缸硯以遺子由使為之賦 欒城集缸硯賦敘云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為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為異物余兄子瞻嘗游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為之賦

子由娶於史氏 欒城集寄內詩云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 誥案 子由提舉太平宮作此詩寄史夫人潁川時在崇寧二年癸未年六十五矣史夫人以至和二年來歸惟見此詩

中

嘉祐元年丙申 公年二十一是年四月河北大水河決商河五月京師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六月雨壞太社太稷壇九月恭謝天地於大慶殿改元

正月畫張方平像於淨衆寺宮師作記 老泉全集張益州畫像記云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惟朕一二大吏孰為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如器之欹未墜於地張公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謹案張文定公墓誌云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但據後各文考之方平猶未行也

并上方平書 老泉全集上張侍郎書云二子軾轍閑京師多賢士

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

三月公與子由赴京秋試官師將行部博聞見後錄雷簡夫上韓忠獻書云張益州安道薦為成都學官不報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詩案】以上二書乃三月赴京秋試確證若據本集牛口見月詩亦當是年三月赴京據謝范舍人書乃是年在眉秋試冬杪至京據范文正公文集敘乃明年春後至京三說歧出今據二書合考試開封府景德寺二條立案

時史沆已卒而經臣亦病廢强起餞之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星亮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游京師强起來餞相顧酒漣

過成都子由始謁方平欒城集追和張公安道贈別詩敘云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游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詩案】子由生於寶元己卯至嘉祐丙申年十八其見安道也後公一年舊說安道扃試兩公自於屏後窺之子由問題出處公舉筆而手示之其說鄙陋本案似此棄不取者極多不能一一領為引駁後有同志慎勿炫博集增入之幸甚

而宮師之薦訖不報方平奮然曰吾何足為重進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責也會簡夫亦有書使謁韓琦歐陽修遂資遣之葉夢得避暑錄云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慶歷初杜韓富范在朝欲有所為文忠為諫官協佐之而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為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

忠在翰林蘇明允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謹案】呂夷簡與其子公著並封申國公此指夷簡也葉夢得此記并謂方平以公父子屬歐陽其說誣已刪

自闕中出褒斜谷橫渠鎮同游崇壽院

【謹案】欒城集和公判鳳翔題崇壽院詩有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會句即指此行也

入鳳翔驛壞不可居出次逆旅

本集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寓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士大夫造朝不齎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加前但少損近人或以州郡飾廚傳爲非者不解祖宗之命意矣【謹案】宋法大率正供之外地方餘利皆歸公使庫此藝祖公天下之心所以養士大夫廉恥也其後新法行地方餘利搜剔無遺州縣困乏不給不肖者輒剝之於民此風一開終宋之亡不可收革故即此新法不顯著者一端論之雖寸礫安石不足以謝藝祖也公後屢言州縣事體憔悴在密作後杞菊賦皆因公使庫而發故引載而論之

途次長安官師上傅都漕詩

老泉全集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詩云丈夫正多念老大不自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間驅車入京洛落鎮皆達官長安逢傳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歎

出關中觀關右題壁詩

本集記關右壁間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嘗見此詩於關右壁間不知何人詩也【謹案】公未入仕版已懷歸志其後託此詩以見志者至

不可勝計此猶孔明欲出草廬而先計歸隱也然賦尸五湖子房赤松功成而歸古無幾人每閱此篇為之慨然也至河南馬死二陵問騎驢至澠池止於奉閑僧舍與子由題壁上【誥案】嘉祐六年辛丑公再經其地則奉閑已死題壁亦毀因和子由詩云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又自註云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今兩集題壁詩皆不載五月抵京師館於興國寺浴室老僧德香之院其侍者則惠汝也【誥案】後三十一年公自登州召還再過浴室惟惠汝在已為主僧矣又六年自杭州召還又一年自揚州召還皆嘗寓此有贈汝公詩時京師大雨蔡河屢決水冒城中壇壝皆壞廬舍折倒老泉全集上韓樞密書云比來京師游阡陌間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誥案】此書及本集牛口見月詩以合本紀所載京師大雨事確為五月到京而宮師往謁韓歐當在秋晴水退人心大定之後蓋此書追述前事已過五六月也七月雨止九陌猶汪洋中公登龍津橋觀夜市星寒月皎燈火煌煌如行江湖道上不知有京國之喧也本集牛口見月詩云忽憶丙申年京師大雨霧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橃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晝疏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誥案】龍津橋正對大內前有州橋夜市合註已詳載本卷詩下八月舉進士於京師【誥案】公謝范舍人書云眉山去

歲舉於禮部者四十五人得者十三人軾也在十三人之中又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考此二說皆與試開封小異

公與子由林希王汾顧臨胡宗愈等試景德寺本集和林子中王彥祖詩公自註云軾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誥案】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後代公守杭州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小人也王汾字彥祖濟州鉅野人禹偁曾孫也官至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官至龍圖閣學士胡宗愈字完夫常州晉陵人胡宿姪也官尚書左丞本集與此四人詩題及王禹偁晝贊皆不云同年而此條亦不及仍俟詳考

榜出袁轂首選公第二子由亦與焉袁燮先公墓表云曾祖諱轂秋試開封實爲首選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錢塘坡公作收相得懽甚介亭和韻有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句識前事也【誥案】袁轂字公濟四明人燮所引詩乃本集次韻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句鴻鵠集作鴻雁其下云那知君躡蹬獨泣荊山玉似是科公濟未第也又公後在杭監試及會舉三郡士於徐皆病試州衙而子由爲西京考官其所稱洛陽試院者乃妙覺寺可見唐宋時試院尚無一定規制任子恩科如隨其父在官不復回籍應試即由在官路解禮部故後公帥杭迨過並以詩賦解兩浙路其外省考官亦皆有司擇所知辟召初不出自朝廷也此皆史家不詳之事合後諸條觀之宋之科場制度大畧已備故附載於此云

九月宮師上歐陽修書并上洪範史論七篇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云執事之文章天下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

蘊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俛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近所爲洪範論史論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

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察之　修已聞於吳照鄰

本集跋先君送吳職方引云先伯父及第與吳公榜中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及攜雷簡夫張方平書往謁　邵博聞見後錄雷簡夫上歐陽內翰書云簡夫頃年待詔公車府因故人蘇子美始拜符采不聞不遺許接議論未兩三歲而執事被聖上不次之知遂得以筆舌進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懼賞之可樂生之可卽死之可避而知執事之筆舌可畏簡夫不於此時畢其平生之力以議自附於下風而方從事戎馬閒或告疾於舊隱故足迹不至於門牆者閒不通於左右者且十餘年矣豈偶然哉蓋有故耳執事之官日隆於一日昔之所以議進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以權位故其一言之出則九鼎不足爲重簡夫見棄於時使與俗吏齒碌碌外官多謗少譽方世

之覩其言不若鴻毛之輕故姓名不見記於執事矣夫人重之不爲飾肯爲輕哉方俟退於壠畝之中絕於公卿之間而後敢以尺書問關吏道故舊之情今未能畢其志而事已有棄之矣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嘗著六經洪範等論十篇爲後世計張益州見其文歎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佐才也嗚呼起洵於貧賤之中簡夫不能也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於人則簡夫爲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爲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是責執事今也讀簡夫之書既達於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於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累執事矣葉夢得避暑錄云張安道不以其隙爲嫌也乃作書送之京師謂文忠文忠併明允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

修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遂上諸朝東都事畧云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第四書云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試舍中書劄子以嘉祐三年戊戌十一月五日到旨約計至嘉祐元年九月十日止其中適無閏月共約七百六十餘日之數其書所云丙申之秋進文者乃丙申年九月中事今據此於九月立案

復以雷簡夫書謁韓琦邵博聞見後錄雷太簡上韓忠獻書云簡夫啓昨年在長安累獲寮記及入蜀來路遠頗如疏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向年自與尹師魯別不幸其至死不復相見故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邵荒陋極在西南

而東距眉州尚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攜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簡夫自念道不甚位甚卑言不爲時所信重無以發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於韓公然後決於不埋沒矣重念簡夫阻遠門藩職有所守不獲播厥約秩疾指快讀洵文於几格間以彰公之親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近張益州安道薦爲成都學官未報曾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自袖所業求見節下願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爲不遇也【評案】雷太簡三書其與張方平者亦既知而薦之故其言也易歐陽修以天下士不遇爲己責故層層擁遏使之無處轉身若偉琦雖亦下士然其性持重不可干以非義而位望益崇故其書落拓而瀟遠特借其所喜之尹師魯以入侯其心自動耳惟此書有二子入都秋試一語意謂入京本有所事非務欲求知於琦者故下有幸其東去之語攬歸於己審勢三篇因元昊屢叛而發而韓主西事故敘著述則畧歐一而詳韓也讀此三書不特太簡神氣猶生而聽明倜儻畢出讀之者可謂得一知己此生不憾然自古以來何日無韓歐位望之人惟韓歐之不易得故如太簡之爲人知己者皆不著於世而彼則千載一時也可勝慨哉

并上韓琦

老泉全集上韓樞密書前已引誠數語茲不更誠考東都事畧是年八月癸亥狄青罷樞密使韓琦自工部尚書三司使除此職其上書時琦已爲樞密則亦九月事也

富弼文彥博田況書

【評案】老泉全集有上富丞相文丞相田樞密三書皆此時作文繁不載考東部事畧至和元年三月田況樞密副使二年六月文彥博富弼並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時皆在位考宋史田況樞密副使載在二月類如此者或承上事以并書於前或因下文以并書於後各家考見不同手法各異舉凡綱目通鑑本末長編等書合觀往往不同若尋常之宏簡錄等類是非偏謬更不足道矣至其後紹聖元符貶從元祐臣僚及徽宗內徙放還各家所載分合遲速多有不一若欲悉考其同異卽以此四十五案專其事亦非此五百翻所能容也故凡於公本事無齟齬者但取其大畧而已今首舉田況一條爲例後不更載

十九日作送石揚休使契丹敘命公書之

老泉全集送石昌言使北引云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傍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一贈本集跋送石昌言引云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元祐三年九月題【誥案】蘇廷評行狀女二幼適石揚言當卽揚休之弟兄也其文內稱親戚者以此

韓琦與宰執集私第宮師以布衣預會賦詩

葉夢得避暑錄云蘇明允既爲歐陽

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詩案】此條夢得誤以嘉祐爲至和已刪去又譌忠獻爲忠憲考宋史之韓億同知樞密院在仁宗景祐四年乃二十年前事忠憲億諡也夢得以作琦諡今已改正其所記二詩詰所有老泉全集舊本無原作

公遇富弼韓琦於道望其容貌心嚮往之

本集上韓太尉書云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詩案】公此書作於年二十二登第之後是時韓歐諸公俱未識面父亦不能遠及其子也歐陽知舉疑公文爲曾子固抑寘第二其未見公之文字可知葉夢得謂歐陽因張方平之薦得明允父子所著書極力推譽者誣也

宮師作歐陽修白兔詩

老泉全集歐陽永叔白兔詩云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颯動槁葉羣竄迹期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畾畾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陳景回治園圃於蔡宮師欲居洛而志未遂

因景回作詩老泉全集詩敘云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異日可以知余非戲云爾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聞君厭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吾廬【謹案】此詩為子由歸老潁濱公命葬郟城縣

嘉祐二年丁酉公年二十二是年三月八日契丹遣使來求御容十月張昪奉御容使契丹【謹案】時文彥博富弼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堯臣曾公亮參知政事韓琦賈昌朝樞密使田況程戡樞密副使皆至和元年以後在位者也公以嘉祐二年登朝自此逐年列執政進退於年下以備參考

正月詔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續通鑑長編云是年正月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本集謝館職啟云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謹案】東都事畧修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其後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因諸軍訛言請出狄青於外遂罷青知陳州而代青者則韓琦也又宋史本紀嘉祐元年八月癸亥狄青罷以韓琦為樞密使所載事畧亦同據此則長編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權知貢舉並誤本集宗伯選掄句甚確以修久為禮部故也但事畧與居士集不符

龍圖閣直學士梅摯東都事畧云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舉進士慶歷中為御史三司使出知海州徙蘇州人為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謹案以本集謝梅龍圖書考之時梅摯方知三班院尚帶龍直時也

翰林學士王珪

東都事畧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第二其文典麗有西漢風嘉祐初爲翰林學士熙寧三年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蔡確爲右僕射神宗既新官制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深入靈武之役死者又十餘萬謹案本集謝王內翰啓正王珪爲翰林學士時也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

本集范景仁墓誌銘云范鎮字景仁成都人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謹案墓誌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嘉祐初仁宗不豫力諫立儲不聽除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言不從固辭不受是鎮正爲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也與本集范舍人啓相合餘詳卷三十一總案所載景仁墓誌

知制誥韓絳

謹案韓絳字子華參知政事億之子與定靈壽人也本集有謝韓舍人啓考東都事畧朱史韓絳傳由右正言遷知制誥出知河陽召判流內銓宣撫河北皆知制誥任內事不載除起居中書舍人等官疑其畧去但據公詩自註知制誥綴舍人班似當日非翰林之知制誥皆得稱舍人也絳後除樞密副使領制置三司條例與王安石共事拜參知政事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繼安石爲相事多留滯不決天下稱護法沙門餘詳本集韓子華石淙莊詩及韓康公挽詞題註

同權知禮部貢舉

歐陽修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韓子華王禹玉范景仁梅公儀同知禮部貢

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謹案】墓誌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本傳傳試禮部主司歐陽修餘皆不載今據本集各謝啓與歸田錄所載相矜特爲補載

修辟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等爲編排詳定等官

東都事畧云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世以詩名始以蔭補齋郎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堯臣經明行修願得畱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

同入試院

本集元祐三年權知貢舉乞不分初考覆考劄云自來差官分爲初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分考官爲四處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奬倖今有封彌謄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又題伯父謝啓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舉進士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謹案】時梅堯臣爲詳定官而公後於熙寧中亦爲編排官或初覆考主司所取不當小試官得自奏請黜落凡此並見本集而自仁宗天聖以來至嘉祐熙寧元祐間變改制度爲詳特附載以當宋之摭言也

時舉子爲文磔裂詭異相尚或至不能句讀修患之凡文涉雕刻者皆黜

【謹案】時歐陽修疾時文之靡弊既知貢舉力欲挽救凡文涉詭異者盡黜之既而得一卷怪其奇澀乃紅勒之曰此必劉幾也既而果幾時幾在場屋最有聲及黜落士論洶洶閧然於塗凡所取士皆羣嘲而聚罵之其後嘉祐四年御試進士題爲堯舜性之賦修在殿廬得一卷大喜立寘三等乃劉幾改名劉煇也修爲之愕然此賦爲兩宋所

傳誦與其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蓋已橅仿其程文而速化矣然煇雖巍拔而文體卒爲修所變革章子厚即劉煇榜下登第者也煇字之道鉛山人有劉狀元東歸集十卷

堯臣得公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

本集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云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

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查註豐年有高廩詩云頌聲歌盛且多黍樂豐年近見歲高廩逕如茨大田在疇紛巳穫如阜隱相連魯史詳而記神倉賦且全春人洪蕃積祖廟享恭虔聖后憂農切宜哉報自天謹案此詩諸本不載查註從外集收入卷四十八續採詩中合註引江鄰幾雜志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疑此詩爲試作今附此以備考

修驚喜欲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抑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謹案春秋對義本集不載三月奏名八日引試仁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本集御試重申巽命論云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燠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

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若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甲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皇宋治迹統類載殿試題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誥案民監賦鸞刀詩本集不載

十四日賜進士章衡

宋史云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雜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郎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穎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復知審官院使遼燕射速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備使歸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始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為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郡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侍鹽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室令犴獄日察請如故便從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復以待制知揚曆宣頒州卒年七十五誥案本集進章子平出知鄭州詩敘謂子平守之以正行之以謙然且困躓不信十年於此令子以考之衡傳蓋亦有所慨也當熙寧中罷判吏部審爭議為宰相所怨及其刊出又以格行新法坐免子平能如是庶無處前之愧矣此敘編卷六總案今并論於此後不詳載

與公及第子由與曾鞏

宋史云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為實錄檢討官通判越州知齊

州其治以疾亟急盜爲本徙襄洪福明亳滄州淮貢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倔彊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藐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兩判三班院官制行拜中書舍人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帑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官婚嫁一出其力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帑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帑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葉溫叟 葉夢得避暑錄云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諸案溫叟字淳老官浙西轉運使

林旦 諸案林旦字次仲章衡榜登第終直秘閣河東道提刑又考本集有與林次中詩

朱光庭 諸案字公掞與公同年宋史偃師人

蔣之奇 諸案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公及第時與之奇瓊林苑同宴坐初有卜居陽羨之約官戶部侍郎

晁端彥 諸案本集有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同年兄赴闕詩

邵迎 諸案邵迎字茂誠高郵人本集邵茂誠詩集敘云與余同年登進士第

刁璹 咸淳臨安志云刁璹與東坡同年熙寧中爲於潛令諸案本集有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詩

蘇舜舉 烏臺詩案蘇舜舉字世美時爲臨安令諸案欒城集有和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詩

張琥 諸案張琥字邃明全椒人既登第爲鳳翔法曹與公共事後改名璪元豐間公與鄭俠獄起璪與李定雜治欲傅致之死昭王安國

程筠 諸案本集有同年程筠詩後知鄂州

傅才元 諸案同年傅才元爲廣南轉運使見本集與程正輔書中

鄧文約 諸案同年鄧文約見本集與曾子固書中

馮弋 諸案欒城集筠州次韻馮弋同年詩有賀鹽酤酒知同病句時馮弋監筠州酒稅

家定國 諸案家定

國字退翁眉州人本集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詩云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欒城集有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詩

吳子上【誥案】吳子上與國軍人中復之子也本集跋先君送吳職方引云先伯父及第與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

陳侗【誥案】陳侗莆田人官衛尉少卿欒城集有送陳侗同年知陝州詩

莫君陳【誥案】莫君陳字和中吳興人官兩浙提刑本集有與莫同年飲湖上詩

蔡元道【誥案】蔡元道字濬仲撫州臨川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於劍南推官

蔡承禧【誥案】蔡承禧字景繁乃元道之子也終淮南轉運副使前註云元道與承禧同登第公同年也

張師道【誥案】張師道乃蜀人張師厚之兄也

楊壽祺【誥案】楊壽祺楚人師道壽祺皆弟兄登第而其二不詳欒城集有送張師道楊壽祺二同年赴元帥幕詩

余京欒城集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詩云嬌嬌吳越士遠爲并代行我昔在濟南君時事淄青【誥案】余京蹤跡惟見此詩中乃浙西人也

黃好古【誥案】黃好古字幾道陳州人官侍御史寔之父也本集有祭黃幾道同年文

單錫【誥案】單錫字君貺宜興人本集祭單君貺文稱其外敏於官而仕跡不詳又公之甥壻也公以訪單錫初至宜興遂有卜居之意有單同年求聚遠樓詩詳卷十二詩註及卷十一案游宜興條下

李惇本集哀詞敘云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誥案】李惇乃方叔之父陽翟人餘如孫同年及劉涇父同年龍圖公之類散見於集者未能具舉今但據習見者類載於此

並賜及第同出身有差續通鑑長編是年三月辛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又特試奏名壬午試諸科丁亥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己丑賜諸科三百八

十九人及第又試特奏名進士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年表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合註此本宋史本紀也長編與本紀數目不同【謹案】長編多一百一十四人

初省榜出劉幾輩皆黜落士論洶洶及明而聚譟之至是始定

宋史云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獘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獘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葉夢得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獘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牓平時有聲如劉煇輩皆不預選士論洶洶未幾詩遂閧然以為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蠶蟻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然是牓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謹案】五星指五主司也落去一人則此句作意竟無着落尚何警句之足錄夢得強作解事故茫然不知而猶謂之詩話可謂夢夢者矣

公乃上謝歐陽修書

本集謝歐陽內翰書云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

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指揮趨走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宜拜謝梅

書

本集謝梅龍圖書云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蓋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告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得簡之密大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邪後之世風俗偷惡漸不可信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拖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雅故天下之士庶浮而嬌激伏惟龍圖執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拖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於是提論偶得偶失之數故君子

以爲近古賦長於草野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
文故牽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王珪本集
謝王內翰啓云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縱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
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臧之不肯
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特有執事之英鑑以爲
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縣置殊等實聞四
方感懼之懷不知所措范鎮本集謝范舍人書云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
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
歸鄉人嗟歎觀者塞途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
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且蜀之郡數十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
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十五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
得者十有三人焉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謹因閽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
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韓絳本集謝韓舍人啓云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
已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
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
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
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及梅堯臣本集上梅直講書云軾七八歲時
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
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
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
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

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
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
一朝爲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
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
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
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修以
書示堯臣曰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王應麟困
學紀聞云歐陽公與梅聖俞書曰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
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已而謂發
奕等曰汝曹識之更三十年無人道着我也公既見知於修本傳殿試中乙科復以書見修
墓誌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案公至是始見歐陽其書即前所載者也因修以見宰相文彥博富弼樞
密使韓琦皆待以國士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
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語案是時公有上韓太尉書前已摘錄茲不更載得修所爲墓碑讀之
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以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
傍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奇軾言盡以
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

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基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補注】范仲淹卒於皇祐四年至是已六年矣歐陽修初不肯作此碑其說云敵兵尚强蓋謂仲淹諫廢后上百官圖諸事爲宰相呂夷簡逐去并與黨禍而諸呂方盛難直筆也修出碑甚遲不得已爲歡然戮力天下兩賢之文其子純仁以爲誣自刪去之而史家亦祖其說苟爲夷簡完傳則謬之甚矣修嘗以是告宮師當郎公讀碑時也公以八歲入小學二十二歲登第凡自述槩云讀書十五年此敘亦云十五年必計至登第之歲止故將先一年入京畧去而并敘之其與上年至京蹤跡小異者以此至紀年錄引此敘妄改嘉祐元年謬甚彼但知湊合年限殊不知下文十五年句只有十四年也且又改本集祭安康郡夫人文爲祭文忠公文以證十五年之說合註均載年譜非是

時蔡襄以善書名天下亦引公爲重本集記與蔡君謨論書云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爲能近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補注】公論宋人書以君謨爲第一而黃魯直以公爲第一蓋時有後先也此記作於嶺外而與君謨始遇於都門當在此時君謨爲慶歷聖德詩十一人之一公幼已知名者故并載於見韓富諸人之後

而晁端彥問於歐陽修知公必名世亦訂交焉本集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同年兄赴闕詩自註云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游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

四月八日成國

卒於家年譜司馬温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紀年錄云四月八日成國太夫人亡五月與吳照鄰遇於都門及訃至變出不意倉惶遂發老泉全集與歐陽內翰第三書云洵啓昨出京倉惶不得一別蓋二時聞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怏悵悵二子軾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離家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歸眉山宮師葬成國於武陽安鎮山下其右爲老翁泉構亭泉上老泉全集老翁井銘敘云丁酉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空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他日乃問泉傍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昔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因爲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悶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而後得傳於無窮銘曰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瀾歛以爲井可飲萬夫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誥案欒城集後稱此爲東塋詳卷五總案爲文以告老泉全集祭亡妻文云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予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惟軾與轍既冠既昏教以學問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亦既廌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驚歎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歸來空

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溯慇懃哼乎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我知予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驤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邱惟予之墳鬱爲二宗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拚作老翁泉詩施註老翁井詩云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跡井面團團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事紛紛驚牧豎改顏易服與世同毋使世人知有翁朱子晦菴詩話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遯有嫌瘦廢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用意亦遠矣【關案】朱子所指後篇送去塵之嫌瘦廢彈句即前載石林詩話之誰爲善相寧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一聯其首句爲十年讀易費膏火葉石林遂誤爲讀易詩耳此二詩皆爲朱子所定而施註入公遺詩中查註改列互見卷內今改編老翁井一詩於此

史經臣病亡官師爲立後治其喪爲文祭之老泉全集祭史彥輔文云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蚳蝝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須其傳憯憯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未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我游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稾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斑斑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本集記史經臣兄弟云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世所知

沆子凝者其弟也沆才氣過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辯能文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為治喪立其同宗子為後今為農夫無聞於人沆亦無子哀哉

沆有遺女猶閒襄中因作吳照鄰書

老泉全集與吳殿元書云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別怏悵不可勝言也獨見君侯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臥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當其生時惟君侯一人獨為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耶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不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 誥案 吳照鄰乃仁宗天聖二年龍首久官於犍為官師相與有素以中都公同年故也宋史吳中復亦知犍為獨遺照鄰事此沿東都事畧之誤應駁正

蜀中新建絕勝亭

子由作詩

本集書子由絕勝亭詩云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滿長天宜落日江吹曠野作驚風爨煙慘澹浮前浦漁艇縱橫逐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子細問南公蜀州新建絕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嘉祐三年戊戌

公年二十三是年六月文彥博罷韓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宋庠田況樞密使張昇樞密副使八月王堯臣參 誥案 逐年條下引載宋史東都事畧續通鑑長編及年表之已引者出處不一今皆以月為類不標書名蓋以書為類則各月多有參雜倒置漫不可辨故也再本集不用干支紀日錄本集之表狀書檄本無用干支之例其餘敍

傳碑銘詩題帖跋大率直書某月某日者計十之九今欲照經史法飾此虛文勢有不能蓋自此嘉祐三年戊戌起後至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止舉凡四十四年之中本紀連年累月不書朔者不可勝計月之大盡小盡既不可考則是日之為某干某支亦往往錯謬一日二日故不能畫也本宗既不用此其逐年所記執政進退及各事原載無朔可考之干支亦畧去特論於此

龍圖閣學士王素自中山移鎮成都公往見之上論賣賦民書

本集上知府王龍圖書云執事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為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亦歡欣鼓舞洋溢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而人賜之帛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為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為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為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寶非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為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勸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饒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闔見所熟以為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阱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恩於千金是故莫不歡欣鼓舞之至此此其所以為易者二也雖然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而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非當世大賢孰使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為難者一也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

民性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以爲凶民險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軾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又王仲儀眞贊敘云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惟世臣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東都事畧云王旦字子明㬎德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在政府十八年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配享眞宗廟廷子素字仲儀除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誥案此書有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之語以合王仲儀眞贊考之乃知爲上王仲儀書而仲儀即石介慶歷聖德詩中十一人之一也其子定國初識公當在此時特無所考耳

過壽神往來瑞草橋與王淮奇作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夜還何村與王箴坐莊門喫瓜子炒豆同蔡子華楊宗文游從淮奇家中

本集與王慶源書云年歲間乞一鄉郡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何幸如之又書云歸休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又書云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又與王元直書云與子衆丈楊宗文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又詩題云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

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黃庭堅題跋云王慶源初名䙡字子衆後名淮亦字宣義其馭吏威愛如家人法洪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又本集與楊君素書云奉別忽四年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又書云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又寄蔡子華詩霜鬢三老如霜檜句爲王十朋百家註云所謂三老者蔡子華名襃楊君素王慶源【詩案】子衆丈既王淮奇則楊宗文當即君素之名此即三老人也王箴字元直通義君室弟同安君弟時僅十齡也以上各書皆公追念鄉中舊事今考明補截王註已首標其名矣

游石仏鎮豬母泉與王愿觀雙魚　本集記豬母佛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豬後稱王註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豬龍也蜀人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未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而去泉在石仏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詩案】王愿通義君之兄也又有王道矩者疑即愿之字俟再考正字通仏古文佛字本集作仏譌今更正

訪程舜仲至星橋別業　本集與程舜仲書云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友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又書云近省牓到郡首承高過沈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御試必更在高等諒別紙所寄園亭山水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詩案】唐時凡貢士錄於省闈者謂之過省公書有首承高過之語是宋時猶習其稱也程舜仲謂即程建用誤

與愼言叔子明兄飲

蔡頭山下 本集題子明詩後云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同游者蔡頭山觀佚老道士歌謳而飲是時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黃庭堅題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有孫汝楫登進士第[詁案]子明名不疑中都公之次子也仕至承議郎嘉州通判據老泉全集蘇氏族譜公之高祖爲祜祜生九子其第八子爲杲公之曾祖也第九子爲德德之子爲子勳子勳之子爲慎言慎言之子爲慶昌復圭郎汝楫之所從出也慎言信爲公之從叔公薨之後庭堅嘗親至眉山訪求軼事故其說多不妄云[同]

張師厚仲天貺程遵誨張君房往來眉山 [詁案]本集記黃州對月詩云僕在徐州蜀人張師厚來過有月夜與客飲杏花下及送張師厚赴殿試諸詩又詩題云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詩有仲君豈弟多學句又與黃魯直書云眉人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與蜀守李端伯書云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張君房助敎陵井人本治儒已而爲臂行過人者知識通發而性極厚恐欲知之[詁案]公後以先友史經臣思子臺賦不傳於世命過作補亡之篇謂庶幾君子猶得斯人髣髴而舊交戚鄰有足述者亦單詞片語散布集中蓋不欲沒其人也今以可繫於年及因地類載者既分編於各案中矣餘皆滙載於此誌里閈而存其人庶幾補亡之義公之心也

十月宮師得雪偶大書聞召命將至 老泉全集答雷太簡書云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敕以東行應詔郡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太簡亦已知之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詁案]本州牒到中書省劄子在十一月五日而

雷太簡書到於前月是十月也據此書則聞見後錄載太簡所上三書信不妄矣 **十一月五日召命下本州發遣**

闕病不起十二月一日上皇帝書 老泉全集上皇帝書云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日卒然被召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

并答雷簡夫 老泉全集答雷太簡書云承命自笑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俛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

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恐復不信我以為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查註老泉全集幾策三篇衹有審勢審敵二篇缺審備一篇權書十篇外總敘一篇一心術二法制三強弱四攻守五用間六孫武七子貢八六國九項籍十高祖衡論十篇外總敘一篇一遠慮二御將三任相四重遠五廣士六養才七申法八議法九兵制十田制以及上計有二十五篇書稱歐陽察上樞密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中必有棄取也

寄梅聖俞書

老泉全集與梅聖俞書云洵閒居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窮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耶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

嘉祐四年己亥

公年二十四是年三月詔凡宮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一委有司勝之數其令中外各遵守前後詔條違者糾察以聞四月詔以柴氏最長一人封崇義公給公田十頃以奉周祀五月因況罷六月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

家有怪石植疏竹軒中公作詩

查註詠怪石詩云家有粗險石植之疏竹軒人皆喜尋玩吾獨思棄捐以其無所用曉夕空嶄然礁礁則甲斯砥硯乃枯頑於繳不可將以碑不可鐫凡此六用無一取令人爭免長物[illegible]誰知茲石本靈怪忽從夢中至吾前初來若奇鬼

肩股何孱顏漸聞碚礧聲久乃辨其言云我石之精憤子辱我欲一官天地之生我族類廣且蕃子向所稱用者六星羅雹布磻溪山傷殘破碎爲世役雖有小用烏足賫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掛名經史間居海岱者充禹貢雅與鉛松相差肩處魏榆者自昔語意欲警懼驕君授或在驪山拒強秦萬牛喘汗力莫牽或從揚州感盧老代我問答多雄辯子今我得豈無益震霆凜霜我不遷雖不加文磨不瑩子盍節槩如我堅以是貽子豈不偉何必貴我區區焉吾聞石言愧且謝醜狀欲去不可拳駮然覺坐想其語勉書此詩席之端

六月召命再下宮師上歐陽修書

老泉全集上歐陽內翰書云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日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巨見向遠惟千萬爲國自重

八月宋君用辭公赴京師作詩詿查

送宋君用游輦下詩云暴雨漲荒溪尺水生洪流中有潑潑鯉汎然方快遊安知赤日爍沸浪生浮漚石密岸狹束鱗鬣窘若囚一失在藻藥遂有轍鮒

發遊將泛江湖雪此煦沫差江湖與荒溪巨細雖不侔此流彼之派聯接詎阻修翛然奮躍去勢若鷹離鞲浮沈謝羣蛙窟穴依長洲洗刷沮洳泥被服白紋裘誰知歲月久湧浪生咽喉蘭𧵃溪中物雖困有遠謀不似沼沚間四合獄萬鯫縱知有江湖綿綿隔山邱人生豈異此窮達皆有由吾鄉底平君少與輕薄遊堆金等屋梁羅稏百頃秋朝筵羅紅顏夜庖炙肥牛落魄窮晉生多以金帛收高貲一朝盡里巷誰青眸兒女號飢寒親友窮饑賜中夜起長歎慷慨商聲謳我非田農家安能事耝耰又非將帥種不慣揮戈矛平生負壯氣豈可遂爾休今我中丞公位隆職兼優官爵連九族一門千驊騮雖云富貴殊敢以貧賤投姻戚苦未遠我困豈我讎八月秋風高馮言動輕軸將行來告別求贈安敢瘦嗟子窮已甚倚伏理亦周溪魚解如此況子知公侯馬壯僕正健去去其無留詩案詠怪石送宋君用二詩諸本不載外集編第四卷丁成國太夫人憂居蜀時作據此則詩在南行集之前皆遺詩之最先者也查註收入續採詩中今改移案中

九月兩公終制宮師有別墓之感遂大悲心像龕擬極樂院中爲無闕之意作六菩薩記

老泉全集極樂院造六菩薩記云始予少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不知有死生之悲自丁母夫人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至於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幼女悲憂慘愴之氣鬱積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荊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溟漠之間而不復曠然游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

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上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游於四方而無繫云【誥案】宮師以程氏爲厭若且有居洛之志槪此記知其訣計不歸情見乎詞矣

十月公還朝與子由侍宮師行【誥案】公以十二月初八日止江陵驛而上王兵部書有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語蓋以十月初間啓行也

至嘉州過河西猛士郭綸贈詩【誥案】卷一補編詩自此首起

初發嘉州與宗一別釣魚臺下【誥案】公初發嘉州詩云野市有禪客釣臺尋暮煙謂宗一也

過犍爲王氏書樓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作詩查註方輿勝覽夷牢山在徼州南夷人祭社於此飲酒歡樂夷語以樂爲牢故名二蘇有過宜賓見夷牢亂山詩刻本俱作夷中今改定以正傳刻之譌【誥案】凡人涉歷所經每遇巒山複沓不可指而名者始謂之亂山苟有一名可指雖十擧五峰卽曰某山不更以亂山目之前人游武夷羅浮嶽麓者名作林立無武夷亂山羅浮亂山之文也夷牢是地名其義通夷牢是山名其義不通如公已知其名題當云見夷牢山必無此亂字也欒城欒夷中亂山詩云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潤山蓋平進峯遠非淡其意正詠夷中也若作夷牢則其味索然矣兩集詩題皆同兩詩均無夷人歡樂之語山經地誌附會名下凡書皆然如用此例改題則李杜韓歐等集當改者不可勝計今以敬業堂集山名題目加以亂字使彼自視之必勃然變色也邵註雖無能然不敢議壞亂此集之心查註務求勝於施邵諸註尋主立異故往往顛倒是非并公誣之而不顧而彼非不自知也此其小焉者耳合註從誤今更正原題自後諸註有誤凡不得不正而必引原註以見非誣者悉引論於總案以省題下

之箋其有簡明易曉及離題與詩不了了者仍載題與詩下并記於此後不更述

泊牛口月上懷京師贊兩初晴夜如澤國作詩至戎州夜聽宮師琴與任孜過相約別於南井已而不至過安樂山山有木葉文如符篆爲張道陵所遺

誥案查註辨天符葉樹乃劉貞人事謂題有誤但首二卷皆正集所無此題仍可不載今載之而辨此查註特欲自見未嘗爲此集計如必謂其誤則又有爲公說者曰向本以誤而刪也張道陵弟子戶至數萬立祭酒分領其戶立條制約束如官長傳其道於子衡衡又傳其子魯至魯從者益衆遂據漢中凡此皆其行化處也且二十四化蜀中所在皆是後題之鄲都縣仙都觀即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亦查註所載道陵自蜀州晉原縣鶴鳴山能至忠州獨不過瀘州安樂山乎詩言故國子孫正道其化被之遺查註用意偏惑凡其私念一起則雖有本集明文皆置不看或抹殺之以成其說其所引輿地碑目惟云安樂山有劉貞人藏經碑黃山谷語惟云安樂山劉貞人登貞之地均無符葉之事獨所引名勝志云山有天符葉樹上有文如蟲篆或以爲劉貞人仙跡據此或以二字卽可引載入集敢本題乎考羅浮山亦有符葉山誌謂劉貞人所遺二劉似非一人何以皆有符葉可見方外之事此牽彼附並無一定何足爲據查註謬甚合註從誤今刪

發滄州寄王道矩詩

合註先生在鳳翔與楊濟甫云近得王道矩書道矩幾日起廢云云本集與楊濟甫書云此去替不兩月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只在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誥案公書中凡云起發者猶言啓行也凡云幹者乃使人作事也

公每至外任或與其戚鄙書云有幹示知謂需此間某物當代致也公遜辭
州如參寥陳季常及諸門人並來問幹公必答之云某無所需又以其事託
尊屬不便稱幹者則稱指揮或云從者幹此皆當日書中通用語也此帖乃
公問王道矩欲至而恐其到在罷去後故告以罷去之期并問其起發之日
也濟甫在眉山而道矩在青神故又欲使濟甫幹人趣促之也今注獨截
起發一句改作起發下云黃山谷有王道矩字說但爵里不標明又繞一彎
即坐實道矩嘗經出仕者然殊不知道矩有里無爵也今刪去駁正於此

過涪陵和子由得山胡至鄷都縣訪李長官 王註老泉詩敘云至鄷都縣將游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

游仙都觀漢王方平陰長生得道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西晉時殿宇猶存題壁上 本集有鮑靜傳云靜嘗見仙人陰君受道訣陰君名長生予嘗游忠州酆都觀則陰君與王方平上昇處也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松脂如酥乳不煩煮鍊正爾食之消甘不可言二真君皆畫像觀中極古雅有西晉時殿宇尚存

作仙都山鹿詩江上值雪效歐陽修禁體和子由過忠州

作屈原廟賦 本集屈原廟賦云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
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
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
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
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

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救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

并作屈原塔嚴顏碑 詔案查註所編嚴顏碑詩有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悖句今全詩不載

望夫臺竹枝歌諸詩出劍門望木櫪觀至魚復登山望諸葛八陣圖作記

本集記諸葛亮八陣云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俛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上圓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并作八陣磧及諸葛鹽井詩

抵夔州再白帝祠永安宮作詩 詔案查註所編永安宮詩公自註云今夔之永安門郎宮之遺址也詩有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句今全詩不載

發瞿唐作灩澦堆賦 本集灩澦堆賦敘云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發舟者皆歸告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鬭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

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怨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其上有古冢碑不可見子由作灩澦堆詩**欒城集灩澦堆詩云江中石屏灩澦堆鱉靈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無敢近落日紛紛鳧雁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為賦赤脚登崔巍上有古碑刻奇篆當使盡讀磨蒼苔此碑若見必有怪恐至絕頂遭風雷**舟經瞿唐峽作入峽詩過巫山神女石卓立烟霄中掃壇竹如青鳳尾遇槁葉着壇上風輒掃去烏鳶蔽天翔集於行舟上過者以為神入神女廟雲旗風馭猶有百神趨班之狀並記以詩自巴東至秭歸過昭君村舟下新灘阻風不前者三日遂往尋龍馬溪沽酒村店中已而出黃牛峽題其廟**詩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云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鑴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謹案元豐五年宜都令朱嗣先請公書

事刻石廟中始作此文令附載事蹟於此餘詳題黃牛廟詩

游蝦蟇培尋泉源入洞中氣溫煖如夏時誥案公後自岐下寄子由詩忽憶尋蟇培方冬脫鹿裘句自註云昔與子由游蝦蟇培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及出峽回憶峽中游歷有未道者都爲一詩經下牢戍侍宮師游三游洞題三詩石壁上明日抵峽州復作詩聞清溪寺爲鬼谷子舊隱處仙傳拾遺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不可化以至道甘泉寺爲孝子姜詩故居並有詩誥案此詩題下公已自註姜詩故居及馮景註引後漢列女傳之姜詩事跡是公之自註與詩無不合於正史其在註家之能事已盡無他謬巧可見也乃查註復引水經注及東觀漢記或爲姜士遜或爲江詩又引華陽國志以辨洛縣人與廣漢人之同異由是合註亦引後漢書水經注釋論之并引華陽國志姜士遊非姜士遜以證查註之誤此皆註家好爲之說與本詩毫無干涉徒滋紛亂今並刪以後凡似此糾蔓者一槩不錄以便清出題界詩界首論於此後不更載

至夷陵縣登歐陽修至喜堂爲詩寄意十二月八日抵江陵驛作南行前集

敘本集南行前集敘云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

非所以為閭門之歎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誥案南行集無傳本公諸詩散見於王註七集各本而查註據外集從邵本續補遺採編卷一者自郭綸起至詠至喜堂止凡四十二詩欒城集自郭綸起至寄題清溪寺止凡二十三詩又從王註內採附宮師與子由游三游洞二詩又本集灩澦堆賦屈原廟賦二篇欒城集巫山賦屈原廟賦二篇以上共七十一篇則敘所云凡一百篇而截止於十二月八日以前作者已佚去二十九篇矣又查註謂王註所引仙都山鹿之老泉詩敘及三游洞之老泉詩考嘉祐集皆不載公所謂南行前集者蓋不可求其全矣查註卷二採編公自荊至京師詩三十八首今考欒城集僅有七首皆為南行後集之詩也又是時過義君史夫人皆隨行文有闕門之歎句可證

上荊州王司馬書

本集上王兵部書云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荊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敘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日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軾再拜

見其少子璋問荊州度歲

欒城集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詩云昔年旅南服始識王荊州

案

咸動千里形恩寬行容留從容見少子風采傾凡倫溫然吐詞氣已覺清且修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詩案】子由此詩作於齊州時在熙寧八年乙卯相距十有七年是與璋已重見於京師矣集皆不藏王荆州名字其可考者惟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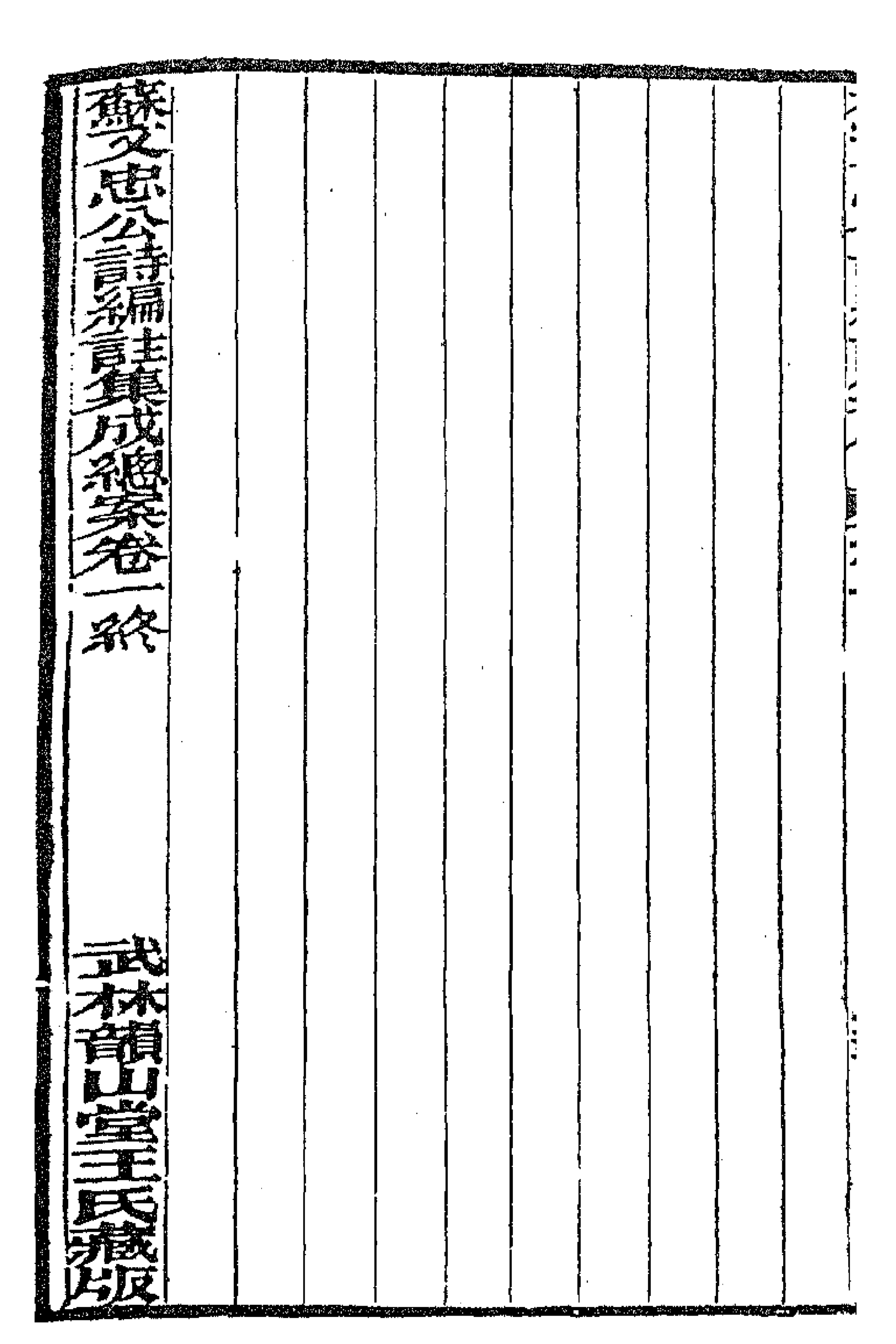
三　宮師爲作像贊

老泉全集王荆州畫像贊云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荆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長子邁生

【詩案】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云長兄年五十有三猶爲州縣吏仲兄今四十有二始爲莞庫官今考公四子邁迨過遜遜不育仲豫乃迨之字也邁生之年向無確考據此敘則邁之長於迨者蓋十一年也又據本集元豐八年乙丑公赴文登至淮上與楊康公書云迨其有三子其次者十六歲矣以是逆數之迨生於熙寧三年庚戌更以庚戌加十一年邁生於嘉祐四年己亥由是年己亥順數至政和元年辛卯邁年五十三又由熙寧庚戌順數至政和元年辛卯迨年四十二此過作敘之年也又考欒城集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却寄邁迨過遜詩云舉兒蔬長堪一笑見面未曾惟遜耳遲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譏兒揚眉稍剛動竊子溫純無愠喜詳究此詩歷數四子時遲初生於黃故首言之且云未面豫兒乃迨字仲豫黨子乃過字叔黨也遲年最長乃邁年最長之語子由却寄四姪必無獨畧去邁而以巳子遲夾入之理集刻顚誤公以元豐七年甲子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高安子由因和此詩由是年甲子逆數至嘉祐四年已亥正二十六歲邁生已亥復何疑乎至合註引此敘謂邁生嘉祐二年迨生熙寧二年反謂公云迨十六歲之六字有誤考嘉祐二年乃丁酉熙寧二年乃己酉邁當長迨十二年至迨年四十二邁年已五十四矣其說與

所引敘不合又云贈辯才詩爲熙寧五年作而中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
王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則究以二年生爲確其說尤非考贈辯才詩施
註誤編守密卷內查註移編倅杭之熙寧五年壬子詩中在彼以爲不誤而
不知搜討四歲不知行句亦見其鹵莽矣今已據元豐乙丑逆年十六應生
熙寧庚戌確考改列此詩於熙寧六年癸丑以符四歲之數合註明知此乃
查註任意亂閣五年之詩毫無來歷而乃據此五年以駁公十六歲之明文
此是何見解耶又謂過大觀四年作此敘考大觀四年庚寅過生壬子是年
三十九如是年適五十三應生嘉祐二年戊戌亦非嘉祐二年也均應駁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一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